



她们分别代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女性世界·后者受人景仰,博大而智慧,关于她的书籍和文章堆积如山·前者万人爱慕,放纵而无拘,带着性挑逗的玉照充斥街头

Brigitte Bardot

——本书讲述的是一场有关妇女形象的战争

芭铎与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

[德] 娜塔莉·希尔曼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顶尖对手·女人卷



芭铎与波伏瓦

译

[德]娜塔莉·希尔曼

陈 瑛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京权图字:01-2001-3435 01-2001-3436

原书名:Gegen Spieler (Simone de Beauvoir—Brigitte Bardot Lady Diana—Königin Elisabeth)

作者:Nathalie Hillmanns Tom Levine

原出版者: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Copyright ©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2000

本书中文版由德国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复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顶尖对手·女人卷(芭铎与波伏瓦、戴安娜与伊丽莎白)/
(德)希尔曼,(德)列文著;陈瑛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9

ISBN 7-80109-487-5

I. 女… II. ①希…②列…③陈… III. 传记文学-德国-现代 IV. 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286 号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11713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mail cctp_edit @ 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一二零一工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1.625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9-487-5/K·49

定 价 20.00 元

1956年，从巴黎到纽约，所有的男人全都屏住了呼吸：一个名叫朱丽叶的年轻姑娘正带着一副毫无羞耻、富有性挑逗的神情，漫步穿过法国南部一处安静的小村庄——只这几步，她就确立了一种新的时尚。

西蒙·波伏瓦在她那部富有传奇色彩的著作《第二性》中，把女性的传统形象描写成男性与社会的附属物。七年之后，碧姬·芭铎以B.B.的绰号走上了她无与伦比的演艺生涯，使她成为了一位最受欢迎，也最遭非议的女人。

西蒙·波伏瓦向众人示范女人如何能做出一块大蛋糕，而碧姬·芭铎虽没有改变蛋糕的做法，却在里面添加了一些新的佐料。

可以肯定的是：西蒙·波伏瓦与碧姬·芭铎生活在两个彼此对立的女性世界。她们之间没有敌意，却展开了一场有关妇女形象的战争：前者确立了女性的内涵，而后者则演示出，这一内涵是如何起作用的。

牛奶冷饮店里形形色色什么样儿的人都有。“这些久经世故的宠儿，把年轻人都迷住了……在我们穿着随随便便的黑裤子和套头毛衣，带着挖苦的神情撇着嘴的时候，在存在主义和摇摆舞正‘酷’的时候，她却浓艳奔放，B.B.是最棒的女孩。”阿莉塞·施瓦策尔回忆道。事实上，50年代末，艳妹子和酷妹子之间无形的界限并不只存在于乌珀塔尔的牛奶冷饮店。一方凭着眼线和撅唇自以为倾国倾城，另一方热衷于一种笼罩着神秘气息的时尚，而对夏奈尔时装不屑一顾。存在主义姑娘们穿着黑衣服，挂在嘴边的是欧洲青年的口号：自由。

那时还没有女权运动，但战争和战后重建还是在两性之间角色的分配上掀起了一场运动。青年人中散布着焦躁不安的情绪，革命即将来临，他们开始寻找偶像，偶像在那个年代所具有的爆炸性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今人的想像。

当年几乎没有人敢将碧姬·芭铎与西蒙娜·德·波伏瓦相提并论。即便是在如今这样百无禁忌的年代，这种比较

也还是会引起混乱。毫无疑问,这两位女性,她们的家庭无论是从出身还是从价值观方面说都并无二致,成年后却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一个生活在日益商业化和全球化的电影世界的光环中,而另一个生活在巴黎的知识精英圈子里,至今还被传奇逸闻所环绕。这两位都代表着年轻姑娘和少妇们的愿望,那是她们的母亲们大都不敢有的愿望:自主生活。波伏瓦和芭铎是成功女人的一个故事的两个不同版本,故事情节的发展超越了传统的角色分配模式。因此,也不宜简单地按照“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或“形式和内容”分门别类来诉说这个故事,这个波伏瓦和芭铎的故事。

两位女性以不同的方式打破了戒律,超越了限制,唤起了尚属朦胧的希望,角色分配的强硬规则看来并没有刻在石头上。要达到这个目的,时尚的手段是惊世骇俗。西蒙娜·德·波伏瓦与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共同生活,却从未结婚。她著书立说,周游世界。对于自己挣钱,虽受束缚却还想保持个人自由、过理想生活的知识女性来说,她的经历和著作是一种鼓励。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不仅在她的《第二性》中精确分析了在男人统治的世界中作为对比物存在的女人,而且在她的书中还详细描述了她的童年、她在让-保罗·萨特身边的奋斗、她的日常生活和她的罗曼史。没有其他任何一位女作家像她那样要求将生活与工作合二为一。

而碧姬·芭铎是生来就适于制造丑闻的。她是个无拘无束的女人,这极大地刺激了男人的幻想。作为妇女解放的榜样,这对她可不是个好开头。在她对待男人的方式中

混合着无知和性感,这是前所未有的。她还公开承认,她永远也成不了一个好母亲,这显示了她性格中的矛盾和执拗。对她说来,公开的生活和私生活也没有界限。众多的桃色新闻和自杀企图看来只不过是她在电影中一贯饰演的相同角色的延续:她纠缠男人,对自己的自由愿望毫无信心,同时又想以脑袋穿墙而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西蒙娜·德·波伏瓦将她作为作家的生活当成了她的作品的基础,几乎没有哪位女作家像她那样似乎已将关于她自己和她的经历的完整资料公之于众了。她写了五卷回忆录,还有自传体小说。她致萨特和她的情人纳尔逊·阿格林的书信中的相当一部分后来也出版了,这又引得无数的男女作家对她的没有任何隐蔽角落的生活进行分析、复述与评头论足。

关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文章和书籍堆积如山,与此相对应的是碧姬·芭铎多如潮涌的玉照,她是20世纪留影最多的女人之一。照片来自于她的电影、报刊杂志以及光彩照人的相册。她的传记都热衷于无中生有、制造丑闻。1996年,她写了自传,力图辟除最恶劣的谣言,用一个女人最平常的口吻为自己辩护,这个女人有时要通过读报才得知自己企图自杀的消息。

因此,这本书的资料来源是非常丰富的,虽然它们并不总是具有同等的价值,但这对描写两种以巴黎为活动舞台的生活更具有启发性,巴黎当年曾是群英荟萃的文化界和知识界的中心。

西蒙娜·德·波伏瓦和碧姬·芭铎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世界,这使她们成了真正的对立面,但她们从来都

不是敌人。这本书不是描写敌对性的,而是描写女性形象的战争,两位女性并未有意识地发起这场战争。一位成了女性的典范,另一位对其意义作出了解释。

在今天看来,碧姬·芭铎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形象比她们的电影和书更为普及,首先是已经牢牢地铭刻在了妇女们的心中。在花神咖啡馆里埋头工作的女作家和长发蓬松、肤色棕褐、半裸地躺在圣特罗佩海滩上的 B.B. 如今几乎已是陈旧话题了,但她们显示了表现形式虽截然不同而激进程度却不相上下的女性自由,这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和碧姬·芭铎那样的女人们在那个年代努力奋斗得来的自由。

在别人的精心安排下，她们两人都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她们的人生道路也好像是命中注定：

伊丽莎白·亚力山德拉·玛丽·冯·约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她的父亲还“仅仅”是英国未来王储的弟弟。

黛安娜·斯宾塞则是一桩并不美满的婚姻的产物。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但是她父母结婚的目的却是要生一个男性继承人。

数十年后，两人终于相遇：一位是英国女王，另一位却成了钦定的王妃和女王的儿媳。

两个女人在对生活与自身角色的理解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最初，她们把一切都藏在心底，但是很快，双方都决定不再掩饰自己的不满：一方以严格履行职责和保持绝对的缄默为己任，另一方却喜欢成为受人爱慕的社会名流，更喜欢制造轰动新闻。

但是，两个人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感情出现困境的时候，伊丽莎白与黛安娜的反应同样都是退缩和不知所措。不过，女王可以随时利用自己的公务来逃避这一切，而黛安娜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却都无济于事。

~~只有当黛安娜~~只有当黛安娜主动在公众面前采取进攻姿态的时候，她和女王才成了一对真正意义上的顶尖对手。

目 录

前 言 / 1

塑造女性形象 / 1

名门千金入歧途 / 17

生活的磨练 / 41

放下吊桥 / 89

革命遗弃了它的女儿 / 141

后 记 / 167

年 表 / 177

塑造女性形象

形象是不容更改的，它有着最后的发言权。没有任何一种知识能反驳它、挽回它、美化它。

——罗兰·巴特

历史是由变成了谎言的真实构成的，而神话是由变成了真实的谎言构成的。

——让·科克托

芭

铎



在碧姬·芭铎之前还没有哪个女人公开将这些特征集于一身：天生丽质，诱人的性感和自负的放荡。从猎物到猎人，从被迫逐者到追逐者，她可以轻易完成其间角色的转换。碧姬抛弃了一切矫揉造作的东西，她使男人们的想象突然丧失了一致的支撑点，她彻底破译了这个密码。

她总是坐在那儿写着，一叠叠的纸在她的托碟前堆着，没有任何事可以分散她的注意力。著书立说的西蒙娜在那个年代是一种稀罕现象，一些男人对此不屑一顾，评论文章总是把她和萨特并提。但是她成功地维持了作为女人的独立性，与她生活中的爱保持距离。她是个终生情人，因此得以扮演一个女人能够为男人扮演的最令人愉快的角色。

朱丽叶走着,只有女人才会像那样走路。她几乎脚不离地,走动的时候髋骨上下挪动,好似被无形的线牵着。当她转身时,先转动上身,然后才带上臀部。她走得也太慢了点儿,就像始终被线向上拽着,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好大的劲儿。她的身子笔挺,金色的长发撒在背上,像一顶王后的冠冕锁定了她的形象,但是当摄影机拉近她的脸,捕捉到她的目光时,一切尊贵立时就荡然无存了,朱丽叶的目光空空落落,一切呈现在她眼前的东西都如滚落的水珠一般滑过。

人迹罕见的公路上,一辆满载的客车在她身边停了下来,司机打开车门,俯视着这个年轻女人,她推着自行车,刚才她招手示意他停车的。“我没气儿了。”她说。他自作聪明地误会道:“有这事?我可一点儿都看不出来。”

这种无聊话她常听到,对于村子里最美的女人来说这不算什么。她有众多的崇拜者,年轻的和年老的,活络的和憨厚的,涎皮赖脸的和羞羞答答的。她并不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把他们一律当成傻瓜。在乡村迪斯科舞厅中,面对邀请她若反应迟疑,对方就会大光其火:“现在怎么说,我该在这儿生根吗?”跟朱丽叶可不该这么说话。“我来浇灌你。”她答道,然后无动于衷地悠然走过。她就这么日复一日地消磨时光。

村子里有个外乡人,一个富有的上了点年纪的商人,他想把蓝色海岸死气沉沉的小渔村改造成旅游胜地。他是德国人,穿着优雅的西装,住在一艘游艇上。他比其他人都尊重朱丽叶,说出来的都是这种话:“人要有像你这样的嘴唇,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又说:“为了她能够保持她

的自由,有人就必须牺牲他的自由。”

现在,朱丽叶必须走开,因为她是村子里其他人,尤其是其他女人的眼中钉。这个女人能让所有的男人发狂,是个伤风败俗不道德的女人。她成天晒晒太阳,日子过得无忧无虑。白沙蓝天映衬着她褐色的肌肤,朱丽叶是个色彩丰富的女人,但却没有过去。没人知道她是谁,从哪儿来,要去哪儿。看到朱丽叶光着脚,只套着一件罩裙,穿行在窄窄的小巷中,整个小镇都轰动了。对此她才不在乎呢。她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漫无目的,是个地地道道的女人,这就足够了。教养院的一位女士神色诡秘地建议她去开一张健康证明。“干吗?”朱丽叶问道。“证明你是处女。”朱丽叶挺起胸,撅起嘴答道:“我倒不知道,爱还是一种病。”

村民们认定,只有婚姻才能挽救她。她爱安托万,一个家道中落的游艇建造者家庭的长子。而他觉得征服她的惟一价值就在于日后可以骂她太容易被人弄到手了。但是他的弟弟,腼腆的米歇尔,却想要她。牧师在他们结婚前警告米歇尔:“你可想明白了,这个姑娘就像一只正当年的动物,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来管住她。”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场婚姻肯定成不了。从教堂回家的路上米歇尔就跟人打架了,因为他的年轻新娘即便是穿着褶皱的鼓起的白色婚纱,看上去还是那么性感,引得那些小伙子们在她走过时吹哨起哄。她是,而且始终是个娼妇。朱丽叶不在乎。婚后她依然是个妩媚性感的轻浮女人。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不能把她怎么样。她保持她的本来面目:另类。

1956年发行的《上帝创造女人》(Et Dieu crea la femme)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蓝色海岸死气沉沉的拍摄地

日后成了旅游胜地圣特罗佩，朱丽叶的年纪也与那个现在开始以名字的起首字母 B.B. 为标记的女人自己的年纪保持一致。碧姬·芭铎在以后所有找她演的电影中都将扮演朱丽叶，尽管演技各不相同，但她始终忠实于她自己。

她在一些片子中扮演的单纯而诱人的姑娘，撅着嘴，目光就像夜晚公路上汽车灯前受了惊的动物。另一些片子则充分暴露了碧姬·芭铎身上不良的一面，其中掺杂着懒散和满不在乎的激情。名导演们努力在她身上挖掘别的闪光面，挖掘深层次的东西，挖掘矛盾。但她本质上还是愿意保持故态，集所有禀赋于一身，在她之前还没有哪个女人公开将这些特征集于一身的：天生丽质，诱人的性感和自负的放荡。她会抢过男人们的话头，一句刻薄的评论脱口而出，看似无意，而往往说得正是时候。从猎物到猎人，从被追逐者到追逐者，她可以轻易完成其间角色的转换。而这一切都发生得极其自然，好像 50 年代这个信条严厉的世界中已没有任何禁忌了。她只要撅起嘴，就足以使所有的男人都无药可救。

作家让·杜歇在 1996 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忆起《上帝创造女人》就像忆起一次成年仪式：“我突然看到了在以往电影中从未看到过的东西，以前电影中从未表现过的那种自由近在咫尺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在那之前，电影中的人物都是矫揉造作的。女演员们应该塑造一种风格类型与她们本人相一致的人物性格……，这样才能激起男人们的想像。芭铎抛弃了一切矫揉造作的东西，她使男人们的想像突然丧失了一致的支撑点，她彻底破译了这个密码。”

一开始，法国评论界甚至电影观众反应还算克制。很

快电影就被禁演,甚至都没有收回拍摄成本。但是不久以后,美国人疯狂地涌进电影院去看这个法国女人。从路易斯安那到北达科他,所有的人都明白,法国创造了新女性。1956年秋天,800万美国观众观看了这个我行我素的女人,她对自己身后留下的这一片如火如荼的焦土似乎并不在意。碧姬·芭铎假朱丽叶之名挑战了小市民的伦理道德观念,举止就像玛利亚童贞受孕一样坦然。公众舆论卫道士极富创意地猛烈攻击了一通。美国纽约州的一位神甫想买下城里所有的电影票,以阻止他的教民们去看《上帝创造女人》,直至囊中如洗,他又想出了一个不用花钱的办法,来拯救他的羔羊们的灵魂,他以开除教籍威胁所有弄到了票的观众。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干脆禁止黑人看这个电影,因为他们本来就热血沸腾,人们担心,看见了芭铎后,他们就更控制不住自己了,恐怕会在从电影院回家的路上骚扰白人妇女。

这股浪潮最后越过大西洋回到了法兰西。很快,芭铎在自己的家乡也把政治挤出了聊天的首要话题。1957年,对她感兴趣的人数上升到了惊人的数字,据说有74%的谈话涉及B.B.,常常是把她与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不体面的新闻相提并论,因为不管怎么说,还是有41%的话题是时政。

在英国,评论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最后,评论家马特·怀特发扬不列颠的优秀传统,在《每日随笔》上把话都说绝了:“我敢打赌,这部电影将使它的影星成为全球性感皇后,要是这话失实,我愿脱下男式大衣换上一件比基尼。”

编辑部和电影院里的男人们呼吸都要停滞了。而对许多女人说来,芭铎在银幕上的放荡行为是不可取的。